

蓬莱间

路寒
著

天上地下，
这世上只有一个地方有真正的自由，
就是蓬莱。
我一定要带你去那里。
因为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相爱。

蓬莱间

路寒
著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蓬莱间 / 路寒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561-1109-1

I. ①蓬… II. ①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6616号

蓬莱间

著 者 路 寒

总 策 划 周 政

总 监 制 杨翔森

责任编辑 彭富强 夏丽芬

特约编辑 段金燕

封面设计 袁 芳

版式设计 彭意明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42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1109-1

定 价 28.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天上地下，这世间只有一个地方有真正的自由，
就是蓬菜。

我一定要带你去那里。
因为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相爱。

CONTENTS
目录

第一个故事	001
烟雨胡同十八号诊所	001
第二个故事	
黄金屋	045
第三个故事	
河豚毒	085
第四个故事	
画中人	155
第五个故事	
锁心劫	197
第六个故事	
平安夜	267



第一个故事 The First Story

烟雨胡同十八号诊所





“你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白起坐在阳光里，喝着杯湛碧色的茶。桌对面的田勇愣住了。

一分钟前他刚刚把一个文件袋放在了白起的桌上，那里面有北京市内两处高档公寓和一处别墅的房产证；四家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书；大量的无记名债券、银行本票；两辆豪车的车钥匙，一辆是厂商赞助的保时捷超跑，还有一辆是他平时坐的奔驰S600。

这是他的全部身家，保守估值接近1亿人民币。

“这是我的所有财产……还不够么？”田勇苦涩地说。

“你的左腿在一百零三天前受伤，十字韧带和外侧副韧带完全撕裂，膝盖骨粉碎性骨折。让我猜猜看，三个月内你一共做过两次手术，植入了三块钛合金骨骼，五颗钢钉。看手法，第一次主刀的应该是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小津哲也，但是手术失败了。之后你又到美国西雅图慈济医院请到了乔治·马文，他给迈克尔·乔丹治疗过腿伤，然而手术再度失败。现在你的左腿肌肉已经萎缩15%，运动机能受损90%，完全恢复的概率在千分之三以下……”

每个字都没错。白起像是在念一份判决书，嗓音如提琴般优雅动听，却让田勇心底阵阵发寒……

田勇坐在轮椅上，低头看着自己无力的双腿，这可是曾经跑出过世界纪录的腿啊，现在却连站直了走都做不到。

田勇，中国最好的110米栏运动员；世界纪录保持者，几乎是国家英雄式的人物，在田径场上改写了白人和黑人一统江山的局面……直到三个多月前的一次车祸，他的膝盖被撞成粉碎性骨折。

撞他的人知道他是田勇的时候当场就哭了，说自己有愧于国家有愧于人民，痛得满头冷汗的田勇心说：你哭什么啊！你倒是赶紧送我去医院啊！

体育中心的领导来探望，市委书记也来探望，但是都没用，经国内最好的大夫会诊，结果就是“可惜啊可惜，多好的年轻人”。教练无奈之下只好带他出国找了国外的专家，小津和马文开始都是大言不惭，说：“你找我算找对人了，你这病我治不好就没人敢治了。”

他们说得确实没错，首先他们治不好，其次他们治不好就没有人敢给田勇治了。

三个月后门庭冷落车马稀，连新闻媒体都对田勇失去兴趣了。一个失去了双腿的田径英雄，最后一次上头条的机会是宣布隐退吧？隐退后连转行演艺界的机会都没有，亏得田勇最红的那段时间，好些导演还来找他拍戏，高调宣布他就是中国版的“长腿欧巴”。

就在田勇彻底绝望的时候，某个在商界很有地位的朋友为他推荐了这家深藏在胡同里的小诊所。据说这里的医生什么病都能治好，只不过收费方式非常奇怪。那个朋友神秘地跟田勇说：“他们要你最宝贵的东西作为诊金。”

田勇当时就蒙了，忽然想起那个朋友几个月前查出了肝癌，原本已经在安排遗产分配的事情了，可怎么又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如此气定神闲，如此红光满面？

田勇迟疑地问他：“莫非你去过那家诊所？你付了什么东西给那里的医生？”朋友沉默很久，摇摇头。田勇忽然发觉朋友手指上那个号称汉武帝用过的碧玉扳指不见了，那是他从不离身的重宝，花了6000万美元从索斯比拍卖行拍回来的，他曾经开玩笑说什么好东西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唯有老婆和这个碧玉扳指不行。

“那里不太干净，尽量少问问题。”朋友最后叮嘱说。

可他觉得自己必须来这里试试，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现在看来朋友说得没错。

之前为田勇治疗的医生都是开着宾利、住在海景别墅里的富豪。他们的办公室要么设在大学的研究中心里，要么就是在市中心的顶级综合医院里。而这家诊所深藏在一条名叫烟雨胡同的阴暗小巷，虽然不远就是平安大街，却没有沾染丝毫繁华气息。在青灰色的四合院群落包围下，三层高的意式洋楼拔地而起，外面破败残旧，里面的装潢倒是极其考究，但是风格古雅得不像这个时代的东西。

穿过大门的时候田勇不经意间打了个激灵，觉得自己仿佛穿越了时光。

诊所奇怪，大夫更奇怪，田勇面前的这位主治医师白起不过二十岁上下的年纪，英俊而苍白，一眼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冷。他端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田勇费劲地摇着轮椅进门的时候，白大夫丝毫没有起身来迎一下的意思，只是慵懒地翻着一卷线装的毛边书，直到读完了那一篇才抬起头来。

田勇对这阵仗本也不意外，若是中医大夫，总会时刻读着《灵枢》《素问》这种古书以示自己的修为。可仔细一看白大夫看的那本书，《随园食单》……清代文豪袁枚讲美食的随笔，田勇心里嘀咕着，心说您就是看菜谱看得入神让我在这里呆坐了十分钟？

但旋即白大夫妖鬼般的医术就让田勇震惊了，他连病例都没有看，只是扫了一眼田勇的伤处，就把伤情说得一清二楚，甚至连前任主治医师的名字也说了出来。

这如同超级计算机般的精确放在一个活人身上，实在是件叫人脊背发毛的事，人类

能拥有这样的医术？

“你开出的价码在世界上任何一家诊所都不会得到拒绝。可是在这家诊所，金钱没有用处。用你最珍贵的东西，换取你完整生命，是这里的交易原则。而我之所以有资格要求，是因为我有能力把那千分之三的成功概率变成百分之百。”

“好了，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命题。”白起十指交握放在胸前，懒散的目光忽然变得凌厉，仿佛利剑洞穿了田勇的瞳孔，“田勇先生，你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你愿意用它来交换你完整的生命么？”

田勇犹豫着张口：“白医生，您知道我是谁吧？”

白起摇头。

“您不看电视么？”

“你只是我的一个病例，就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手术台上的生肉一样。除了病症之外，我对你所谓的人生毫无兴趣。”白起的语气温和，却毫不遮掩。

田勇苦涩地笑笑，面对着这个冰冷的男人，仿佛自己积累了二十年的骄傲都微不足道，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从脖子上摘下一条蓝色丝绒绶带，下面坠着一块沉甸甸的金牌，还带着自己的体温。

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一块曾经改变了命运的奥运金牌。

“三千七百四十天……十岁直到二十一岁，在训练场上的每一天我都记得，整整三千七百四十天，全都是为了它。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对我来讲最珍贵。但它却是我这辈子付出最大努力才得到的东西。如果满足你的要求，那就请收下吧。”

田勇不舍地把金牌交到白起手中，眼睁睁看着对方拿走它仔细端详。墙角高大的落地座钟嘀嗒嘀嗒地响，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放慢了，每一秒都是煎熬。

“原来你是个运动员。”白起大夫好像恍然大悟了。

我是田勇啊田勇！不是一般的运动员！大夫你知道对中国人来说一块田径金牌和一块举重金牌的意义很不同么？我是那个打破了白人和黑人统治田径圈历史的田勇！田勇在心中无力地呐喊。

不过，白起倒也没说错，他确实是个运动员。

“恭喜你田先生，交易达成。我们可以准备治疗了。”白起从棕色橡木雪茄盒里抽出一支细长的白色纸烟，它比普通香烟长了一倍，白起用银质Zippo打火机点燃了递给田勇。

田勇不抽烟，但白起却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魔力。就当作达成交易的庆祝吧！他颤抖着接过香烟，深深吸了一口。那味道让人一辈子都无法忘怀，没有任何烟草杂质的气味，仿佛纯粹的烈酒，在唇齿间留下浓浓的醇香。

“如果您说的都是真的，那我需要多久能恢复？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我都能

等！”

白起沉吟了两秒钟：“现在差一分钟就是正午十二点，我下午一点钟还要吃饭……就一小时吧，一个小时足够了。”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能做完手术么？”田勇惊呆了。

这难道是给小学生打乙肝疫苗么？一个小时的时间连基本的术前准备工作都做不完！

“不是手术时间，是你能重新回到赛场上的时间。”白起淡淡地说。

“你是在开我的玩笑么？”田勇猛拍轮椅扶手。

白起丝毫不在意他的愤怒，眼神仿佛是在俯视地上的蝼蚁：“好不好笑也要等你醒来时再看了。”

醒来？田勇一愣，一股浓浓的醉意从每一寸血管中涌了上来，眼前的景象开始模糊不清。

“这烟不对……”他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那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香烟，而是一种类似于麻醉剂的东西，让他整个人刹那间昏昏欲睡。

白起起身漫步到田勇面前，轻而易举地接住了他指尖滑落的香烟。座钟敲响了十二声轰鸣。

田勇的脑海中是一片白茫茫的云海，温暖舒适，让人想要在上面打滚，心中被填满了暖暖的东西，仿佛回到了久违的故乡，他飞翔他遨游……

这时耳边忽然响起一声清脆的响指。

他意犹未尽地睁开双眼，蒙眬的视野里依然是那间古意森然的书房，仿若从未睡去。

“那是什么烟？”

“桃源乡……你只吸了一口，普通人全部吸完的话就会被困在里面，永远都出不来了。”白起用冰雕般的侧脸对着他，仰头背靠在皮质椅背上，手握着一只铭文奇诡的青铜古爵，三只杯脚仿佛三只禽足，让人想起传说中的三足金乌。

“我睡了多久？”

“刚好一个小时。”白起的话音未落，那座大钟轰然敲响，沉重的时针微微跳动，走到了一点的位置。

“你可以走了。”白起看似有些疲惫。

田勇恍如隔世，心头那股暖暖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空旷的悲凉。他低低叹了口气，慢慢走向房门……他忽然停住了，猛地转过头去，骇然地看着五米开外的轮椅！他是坐着那把轮椅进来的，而此时却惊人地凭着双腿站了起来！

“这……”他张大了嘴巴，五脏六腑中翻滚的不只是狂喜，还有从心底涌上来的恐惧。

仅仅过了一个小时，白起就让已经被几十个专家判定为不可能再独自行走的他扔掉了轮椅！这绝不是一个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瞬间田勇的脑海中像是引爆了一颗炸弹，他知道自己问下面这话一定会后悔，可是不问的话也注定会懊恼一辈子。

“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叫白起，是个医生。”

白起慢慢转过椅背，田勇猛然间发觉他的双眼不知何时变得一片碧蓝。仿佛万古不化的坚冰，幽幽泛着刺骨的寒气。

“你那么使劲地盯着你的轮椅，是舍不得它，让我给你快递回家去么？哦，桌上的那个信封自己带走，否则我会当作废纸扔掉。”白起摆了摆手。



林夏气势汹汹地推开书房门，正想给白起一个下马威，结果却被一个神色惊慌的男人撞了个趔趄。

“鬼！女鬼！全是鬼！”没等林夏缓过神，田勇就像中了邪似的自言自语着落荒而逃了。

林夏被他吓蒙了，掏出化妆镜照了照。今天她没化烟熏妆，唇彩也是淡雅的丝绒玫瑰色，一支就要300多块。白色风衣和长靴是普拉达和周仰杰的当季新款。虽是山寨货也花了她几千大洋，要是女鬼穿得这么漂亮也能死而无憾了啊！

“没品位！”她撇撇嘴，转向白起，“这人来治什么病？精神病么？”

白起抿了一口古爵中的金黄色酒液：“腿伤确实有可能导致植物性神经失调，从而引发神经性的疾病，但我想在这个病例上还是受惊吓的程度更大一些。你有什么事？”

如果不是白起提醒，林夏险些忘了今天的正事。她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靴子，像把全世界踩在脚下一样，咔嗒嗒踩过红木地板，把香奈儿手袋往桌上一甩，在田勇留下的轮椅上大大咧咧坐下，气势汹汹：“你问我我还问你呢！这个月的房租和工资呢？”

林夏，林大小姐，今年二十岁，某三流明星学校表演系大二学生，同时也是金刀林氏通灵家族唯一的继承人。

最重要的，她是这间小诊所的邻居、房东兼代班护士，就住在白起的楼上。

金刀林家的历史要追溯到清朝中期，徽班进京的时候，林家的祖上就在京城里卖跌

打药和练武了。基本的路数就是要一路金丝大环刀，打一趟拳，卖一圈药，如此循环。这江湖卖艺的生涯直到林家某位祖上看好了一位贵妇的不孕不育症才结束，靠着那笔不菲的诊金，林家开始置业开药店和武馆，最终成了北京城里有名的跌打医馆。

但根据老爹林建南的推测，所谓治好了不孕不育症，其实是自家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的祖上和那位老也怀不上的贵妇生了个孩子。所以林家没准还有一支在某位王爷的府里悄无声息地繁衍，只等着大家将来认亲。

这栋三层高的意式洋楼是林家的祖产，改革开放之后还给了林家。此时的林家虽然极不靠谱，倒也女慈父孝……意思是说林大小姐对父亲很慈爱，父亲对林大小姐很孝顺，总之父女两个在祖传的老宅子里相依为命，过着穷开心的日子。

直到林夏十八岁那年，老爹忽然号称自己要出门打个酱油，结果竟一去不回……这类事情林夏已经习惯了，在她十八年的生命中，老爹已经不知道失踪过多少次了。每次隔上十天半个月，就会醉醺醺地出现在门口，可这次一等就等了一年，而且等回来的还不是老爹，而是冰霜般寒冷的少年人。

“我叫白起，今后我们一起住。”

白起上门时拿着林建南亲手签署的租房初步意向书，据称已经付了定金。林夏其实一直想给楼下找个房客的，这么大的房子她一个人住着浪费，而且老爹当年留下的那点存款也快要花光了，白起的出现可算救了她。

但什么叫“今后我们一起住”？你是来租房的还是来泡本姑娘的？

林夏怒气冲冲地指着白起的鼻尖：“你有女朋友么？”

她心说要是白起有女朋友就允许他搬进来，这种小白脸没准内心里非常禽兽呢？有女朋友才比较安全，没有女朋友的话，谁能肯定他不对姐这火爆的身材动念头？

“我不是来住的，我是来开诊所的。”白起冷冷地说，“还有我对三线女明星没什么兴趣。”

林夏更怒了！三线女明星？她林大小姐是三线女明星？！

她分明连五线都算不上！

虽然是金刀林家的继承人，可林夏没有任何要女承父业的想法。自从十八岁那年被星探挖掘拍了一支广告之后，林夏就一直抱着要当女明星的梦想。

当年艺术类招生已经近在眼前。她来不及准备就踏上了电影学院的考场，虽然身材高挑长相漂亮，可这样的姑娘在电影学院遍地都是。林夏一不会唱歌二不会跳舞，表演嘛更是一窍不通，唯一的才艺是祖传的五虎断门刀法，一柄十八斤的金丝大环刀耍得那是虎虎生风……结果可想而知。

反正现在交钱就能上的表演学院多得是，林夏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心里觉着自己这长相这身材简直可以拳打范冰冰、脚踢全智贤，还愁没有出头之日？可等真正进了

表演学院才知道，光靠天生丽质是不够用的。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身边一群本来相貌平平的女孩只要稍稍打扮打扮就能压过自己的光芒。

林夏着急了，用心地跟着这群白富美学怎么穿衣服、如何化妆，一下子从烟雨胡同著名假小子变成了美妆达人。买不起正牌可以买山寨货嘛，可山寨货的花费也不低啊！

所以尽管白起很讨厌，林夏还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个房客，后来更是因为诊所人员短缺而当上了代班护士。虽然林夏没有任何医疗背景，但这个护士的职位也只相当于诊所的前台，林夏没课的时候来站站台就好了。

而且白大夫确实不像对女孩子有什么兴趣的模样……

林夏也觉得白起有点古怪，但金刀林家混迹于江湖，林夏小时候也听过林建南讲江湖中各种灵异的传闻。江湖偌大，好比一个平行世界，里面的奇人异事数不胜数。“如果你不想混江湖，那么最好别过问江湖里的事。”林建南是这么说的。

林夏并不关心白起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只要白起每个月准时交租。她就指着白起的房租买包包买衣服，把自己武装起来，好参加各种选秀活动呢。

田勇进门的时候，她正在网上候着，准备抢一只限时一折的正品香奈儿包包。学校里的女孩可是人手一只普拉达或者香奈儿手袋，可林大小姐直至今日还挎着山寨货，这怎么对得起林家的列祖列宗？也会影响到林大小姐的坦荡星路啊！

虽然有人说香奈儿女士在她那个年代也是个普通人，但在当今，你挎着正品的香奈儿去面试，面试官都会多看你两眼！

香奈儿的包包，林大小姐你值得拥有！

所以林夏等了足足两个小时，于千钧一发之际将一折的香奈儿包包抢到了购物车里，刚想付款，却被提醒账户余额不足，眼看着到嘴边的鸭子要飞走了。她气呼呼打开账户一看，才想起是白起还没给她交房租，这才披挂整齐杀下楼来，要跟白起理论理论。

“合同上约定的交租时限是每个月月底下午五时，现在才刚刚一点钟。”白起云淡风轻地说，“而且你的发薪日是下周二。”

林夏一愣。

那份史上最长的租房合同是白起亲自草拟的，足足五十几页，里面不仅规定了每月交租的具体时间，还细致地附上了公共厨房、卫生间、起居室、花园的使用细则，林夏看了两眼就头昏脑涨，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上了名字，所以现在也只能吃个哑巴亏。

白起遵守规则的程度，跟机器人没什么区别，这点林夏倒是不怀疑。

“我等着用钱，你让阿离用网银赶紧转账吧。”林夏扶着额头。

阿离是这家诊所唯一的员工，看起来比白起还要古怪，他担任牙科医生和助产士。

本是个纯美系少年的长相，笑起来也甜甜的，像个邻家小弟，可打扮得却像个摇滚少年，耳环、鼻环、唇环，一应俱全。

但林夏喜欢阿离胜于喜欢白起，至少阿离可以跟她讨论时尚潮流，白起只会看《随园食单》。

“他今天去望京给某位病人接生，等一会儿我去银行给你转账。”

林夏心中一凉。她知道白起在治病方面近乎无所不能，可就是不会用电脑，更别提网上银行了。这个时间去银行排队，非得跟退休老大妈们挤上两个小时不可。看来到手的正品包包是就此飞走了。

“你平时就不准备点现金么？”

“钱乃身外之物。”白起回答得很淡然。

“得了！大家都是一样的穷鬼！拜托你以后交租能不能积极点！非得等到时候么？我给你的租金已经很低了好吗？最近每天还有熊孩子砸玻璃，都得我掏钱一块块给你装啊！”想起这几天接连被砸玻璃，林夏心里痛得滴血。

“按照合同规定，不是我造成的房屋损坏由你负责修理。”

“拜托别提你那合同了，我头疼！”林夏抚额，她知道自己跟白起辩论是必输无疑，“我今天下午还有试镜，要是我回来发现钱没到账，你就给我搬出去！”

白起举起那只古雅的酒爵。

林夏明白这是送客的意思，狠狠瞪了他一眼，拎起山寨手袋咔嗒嗒地走到房门口，想起一件事又冲了回来。

“还有什么事？”白起挑眉。

“刚才出去那家伙挺面熟的，是谁啊？”

“运动员，得过世界冠军，名字……”白起思索了片刻，“好像是田勇。”

“奥运冠军田勇？”

“应该是他。”

“怎么早不说？”林夏瞪圆了眼睛，“他可红了，长得又帅，好多导演巴结着他让他演戏！他认识好多娱乐圈的人！我们混演艺圈的，就是要认识贵人！”

“这跟我有关系么？”白起淡然地说，“如果这件事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明年重新修订合同时你可以加进去。”

哼！明年老娘就让你滚蛋！

林夏转头飞奔出房子，穿过花圃和锈迹斑斑的铁门，大声呼唤着田勇的名字。

“勇哥……勇哥……”

胡同里早就没有人影了。田勇逃得太慌乱了，不仅抛下了轮椅，还跑掉了一只鞋子。

林夏在心里抱怨着白起，可此时此刻也没办法了，来过烟雨胡同十八号这间诊所的病人，都给治好了，可是都像受了惊吓似的，罕有拎盒月饼回来感谢感谢白大夫的。照此推断，田勇除非再度断了腿，否则是打死也不会回这间诊所的。贵人就跟她的香奈儿包包一样，飞走啦。

下午还有试镜，现在不出发恐怕就晚了，林夏郁闷地往外走……忽然身后响起一声脆响，她一个趔趄，高跟鞋一扭差点崴脚，猛地回头，只见自己家的玻璃窗上多了个窟窿。

这次终于叫她瞅见了那个捣蛋的小家伙。铁栅栏外，站着一个穿校服的小男孩，他刚把左手的半块砖头砸出去，正抡圆了要把右手里的半块砖头也砸出去。

刚才还跟白起说玻璃的事，没想到肇事者这么快就打上门来了。一连三天都有人上门砸玻璃，统共坏了六块。老宅的玻璃也都是一百年历史的老物件，上面布满了云水般的纹路，把林夏给心疼的。

“给我站住！”她风衣一抖追了上去。

男孩掉头就跑，灵巧地在胡同里钻来钻去。他跑得确实不慢，可落在林夏手里，他全无胜算！别看林大小姐穿着十厘米的系带高跟鞋，但金刀林家的女性后人能是那种不能跑不能跳的小女人么？给她拎把金刀她立马就能变成女将军！

她从小就在烟雨胡同里混，这里蛛网般的小道，砸窗户的小贼哪有她清楚？追着追着林夏就看见男孩钻进了旁边的死胡同。

“傻了吧？小屁孩儿，跟姐姐我赛跑，你可知道我金刀林家……”林夏叉着腰堵在胡同口，气势汹汹。

林夏说到这里忽然一顿，想起形体老师反复叮嘱她说再不准叉腰说话，除非将来的志向是去《水浒》里演孙二娘，于是她急忙收敛起来，变作斜斜倚在青石墙脚的姿态，长发一甩媚眼一飞，继续说道：“世世代代都是靠力气吃饭的？”

男孩紧攥着半块砖头，猫腰弓背，目光凶狠地瞄着林夏，眼神却让人看着心里发痒。

“还抡砖？跟个女孩子一样！”林夏不屑地看着他，“真男人打架靠的都是拳头！”

男孩愣了一下，眨巴着眼睛想了想，应该是没想明白为什么男人打架都靠拳头，但还是赌气把砖头摔在地上，攥紧了瘦瘦的一对小拳头。

还是个倔种！林夏心里冷笑，唬他几句他就把凶器给放下了，没了凶器，林大小姐怕他个屁啊！

林夏脱掉大衣拿在手里，慢慢走向男孩，就像猎人张开了大网。男孩则像只受惊的小野猫，眼神警觉地盯着她，呼吸急促。身高差太明显了，他的短拳根本打不着林夏，

林大小姐身高170厘米，舞起金刀的时候虎虎生风，等闲三四个男人不得近身的。

男孩往前一扑，却不是进攻，而是要从林夏双腿下钻过去逃跑。林夏那双长腿，还踩着高跟鞋，于是在下三路留出了空当。

“喂！还带耍流氓的？”林夏嚷嚷了一声。

林家金刀空手术——“太公摆旗”！

林夏风一般绕到男孩背后，将他一把抱住。这是林家老祖宗从某个大擒拿手名家那里偷学的，一旦抓住，毫无逃跑余地。林建南曾经感慨地说可惜林家没有男孩，传不得这招的精髓……泡妞一样好使。

“以大欺小，你有什么出息！”男孩咬牙切齿地挣扎，忽然觉得身上一暖，低头再看自己被一件大衣裹上了，白得像雪却带着温柔的暖意。

林夏上身只剩了一件薄薄的打底衫，光滑白皙的肩头暴露在瑟瑟冷风中，犹自捏着男孩的脸蛋，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不会养就不要生！你什么爹妈呀？大冷天的就让你穿这身衣服出门。”

林夏早就注意到男孩穿得很少，现在是早春，天气还没有真正转暖，护城河里的冰还没化冻，林夏自己穿呢子大衣都觉得冷，可男孩身上除了那件脏兮兮的校服之外，竟然只有一件薄薄的单衣。

“我没有父母。”男孩强硬地昂起头。

林夏一怔，心里有点酸楚。

她没有妈妈，老爹也靠不住，经常忘记参加家长会，学校里不知何时起就有了林夏是捡来的孩子的传言。虽然林夏在拳头上可以完爆那群坏小子，但心里还是很害怕，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岂不是天地间谁都能欺负自己？林夏回家问林建南自己是不是捡来的孩子，林建南倒是很好地化解了她的疑虑，林建南一声长啸道：“可笑！你若不是我金刀林家的亲生女儿，焉有资格传我林家六十四路金刀三十二路空手术？当年郭靖大侠若不是洪七公的私生子，洪七公又怎么会传他全套的降龙十八掌？”

多年以后读了《射雕英雄传》，林夏才知道郭靖跟洪七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不过那时候她已经长大了，不再害怕这个世界，也不怀疑林建南是从垃圾堆里把她捡来的了。

“原来是个野孩子。”林夏叹气。

“不要你管！”男孩把脸扭开，目光凶狠而孤独，像只从窝里走丢的小野猫，刚刚对过路的人龇完牙，又要躲回树洞里一个人舔伤口。

“还跟本小姐耍横！”林夏再来一个小缠丝手，拖着男孩走过狭长的小巷。



“吃糖！”林夏把一盒日本代购回来的樱花糖扔在男孩手里。

男孩竟然没碰那个精美的糖盒，自从进了林夏的屋，他就一声不吭，摆出死不招供的义士态度。

“名字！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报上名来是什么意思？”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阿秀！”男孩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阿秀阿秀，还是个女孩的名字，不过跟你蛮搭的。”林夏看他对糖没兴趣，就把奶酪推到他面前，“吃点奶酪，吃完了才有力气给本小姐招供！你还没有见识本小姐的手段，一会儿皮鞭打得你嗷嗷惨叫！”

奶酪还是从冰箱里白起的格子顺出来的，林夏自己从来都不储存食物，老林家的家风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男孩拿起一块奶酪，小猫似的闻了闻却没有吃：“这就是奶酪么？”

林夏心里又是一酸，心说这孩子连奶酪都没见过，可想而知过得多辛苦，只好摘下了女王的面具，说：“吃啦吃啦，对身体有好处，小屁孩儿逞什么英雄，碎几块玻璃我还不看在眼里，不要你赔行了吧？”

“我也听说奶酪对身体有好处。”阿秀小声说。

“那就吃啊！”

阿秀犹豫着拿了一块奶酪，塞进衣袋里：“带回家吃，我姑姑生病了，要吃有营养的东西补补身体。”

林夏心里酸水直流，把奶酪装回盒子，塞到阿秀的书包里。

“到底为什么要砸我家玻璃？”林夏问。

“你们家大夫不给我姑姑看病。”阿秀低声说。

“什么我们家大夫，那东西不是我们家的。你姑姑病得很重么？”

阿秀点了点头：“姑姑病得很重，每天都偷偷咯血，腰也直不起来了。那天姑姑说要出门找唯一一个能救她的大夫看病，就是你们家的大夫。可她跟大夫只见了五分钟就出来了，连药都没有开，回去就卧床不起了。我姑姑付不起钱，你们家大夫就不给她看病！”阿秀说着就咬牙切齿，小野猫的感觉又回来了。

“说过不是我们家的大夫！我一个大好的美少女，还在等待命中注定的金马王子，不要把乱七八糟的男人都说成我家的！不过你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在这等我，哪都不许去！要是我出来见你跑了，咱们就新仇旧恨一起算！”林夏起身下楼。